

科学家为啥搞恐袭



本报记者 王昱

一周史记

科幻作家刘慈欣的小说《三体》，因为得了“银河奖”而一时洛阳纸贵。这部小说中写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组织：一本本是社会精英的人聚在一起组成了一支“地球叛军”（人类三体组织），为了阻碍科技发展，他们通过恐怖袭击定点狙杀那些科技前沿的科学家和企业家。《三体》中的许多情节让人感叹作者“脑洞”之大，不过，“地球叛军”这个梗并非作家凭空想象，人类历史上还真就发生过这种邪门的事。

1995年4月23日，美国加州林业协会总裁吉卜特·莫里收到了一个陌生人寄来的包裹，在包裹被打开的一瞬间，一声巨响将这位总裁连同他的办公室一起炸上了天。莫里在爆炸中当场死亡，整个加州乃至美国顿时陷入了对“邮包炸弹”的恐慌中。

美国联邦调查局(FBI)在接手此事伊始就感到十分棘手，根

据作案手法，他们判断，制造此案显然是那个被他们称为“大学炸弹怪客”的人。在此前17年中，这个神秘的恐怖分子一直在寄送伪装成邮包的炸弹，作案16起，造成3人死亡及20多人受伤。受害者不是研究高新技术的教授，就是大企业的总裁，而且除了少数与环保领域相关的人士，其袭击目标高度集中在高精尖科学领域。凶手仿佛是想以一己之力阻碍人类科技的发展。他究竟是谁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十多年来，FBI抓了200多个嫌疑犯，查访了成千上万的自称知情者，接了2万多个热线举报电话，但始终没有查出真凶。

但1995年的这场袭击有点特殊，凶手做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举动——在寄出炸弹的同时，他寄了三封信，其中两封寄给两位顶尖的科学家，要求他们立刻停下手头的工作；另一封更匪夷所思，是寄给纽约时报的，随信还附上了一篇洋洋洒洒三万五千字的论文，并承诺如果报纸在规定的期限内一字不删地登载他的这篇论文，他就洗手不干了。

停止科学研究，发表论文，这

些鬼要求和恐怖活动有毛关系？FBI管不了那么多，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凶手在信中暴露的笔迹。通过笔迹对照，真凶很快落网了。然而，真凶的身份曝光时，引发的是舆论更大的震动——凶手既不是个仇视社会的loser（失败者），也不是个变态杀人狂，更不是啥原教旨主义者，而是个科学家。此人名叫希尔多·卡辛斯基，智商超过170，16岁就进哈佛念书，二十几岁就成了伯克利大学的助理教授。三十几岁时，当同龄人好歹爬上了他当年的高度时，人家卡辛斯基居然辞掉一切公职，跑到蒙大拿山区隐居，当起隐士来了。

这下办案人员看不明白了，这么一个人充满闪光点，如今又成天“喂马劈柴，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的主儿，应该对精英没那么羡慕嫉妒恨啊？反倒是不少人应该羡慕他才对。卡辛斯基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阻遏人类科技发展呢？

答案就在他寄给纽约时报的那篇论文中，由于惧怕卡辛斯基再搞爆炸，纽约时报还真答应了卡辛斯基的要求，以手册的方式

出版了他的文章。该论文题目叫做《工业社会及其未来》，在论文中，卡辛斯基提出，技术正在爆炸性地增长，而人类自身却受制于智力、体力等局限，这导致技术总有一天将脱离对人类的依赖，而人类则将愈发离不开技术。基于这种判断，卡辛斯基预言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，由于机器的高度智能化，人类的工作不再是必需的，人类就变成这个系统的负担，财富将向少数精英集中，而精英不必再顾忌大众的感受，因为高度发达的技术已经让他们不需要像19世纪那样雇用大量的底层员工了。随之而来的，人类要么是被高度智能化的机器控制，要么就是被机器背后的少数精英所控制，无论哪一种结局，都将意味着人类历史的终结。因此，卡辛斯基在文章中大声疾呼，要求人类停下技术发展的脚步，和他一样，回归自然，去过原始生活。

虽然结论有些老调重弹，但你不得不承认卡辛斯基的说法有其道理。他1995年提出的很多论断，如今确实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实现着——技术革新在成批量

地消灭着人们的工作机会，不仅是简单的体力劳动，连司机、律师、医生、记者这些过去被认为不可被替代的工种如今都面临着“人工智能抢饭碗”的威胁。随着失业潮而来的，确实是贫富差距拉大。如果你看一看前一段时间引发全球舆论热议的《21世纪资本论》，会发现作者皮凯蒂有关技术革命引发新一轮两极分化的观点，与卡辛斯基几乎如出一辙——只不过皮凯蒂给出的解决方案并非用炸弹消灭精英，而是用重税消灭之。

卡辛斯基的预言是否真的会实现？我们尚不得而知。但从他的轶事中，我们至少可以确知一件事：科技的发展有其内在冲动，它是连科学家自己也无法阻止的，哪怕他们变成“恐怖分子”，造炸弹恐吓也不行。正如凯文·凯利在《科技想要什么》一书中所说的那样，它仿佛是一个生命体，在借由人类完成自己的进化，这个过程是人类无法阻挡的。至于当它羽化成蝶后，会如何对待人类这个“已经不再中用的创造者”，也许我们真的只能听天由命。

日本监狱成了“养老院”？

养老困难、独居寂寞，日本老人想办法“重返监狱”

蹲监狱胜过孤独死

数据显示，日本的犯罪率比美、英、德等发达国家要低得多，全国犯人总数2006年达到顶峰后开始减少，唯有老年人犯罪数量增加。日本龙谷大学研究生院法务研究科教授滨井浩一指出，这一现象的社会背景在于日本老年人在社会中处境孤立且生活困难。

日本法务省数据显示，2013年，65岁以上老人因犯罪被检举约为4.6万件，是20年前的4倍多，其中74%是盗窃案件。日本2015年度《犯罪白皮书》显示，近20年来，老年人服刑人数一直在增加，2014年入狱的2.19万人中，65岁以上的老年人达到2283人。自1991年开始统计以来，这一比例首次超过10%。

根据日本2014年度《犯罪白皮书》，约6%的老年人的存款不到100万日元（约合人民币5.97万元），约8%的老年人就靠每月不到4万日元（约合人民币2388元）的国民年金（养老金）生活。还有一些老人甚至没有任何经济来源。

因贫困而走向盗窃的老年人正在增加。其中，单身生活的老年人约占16%，即使服刑期满也无处身之所，所以选择再次故意犯罪，以求重回监狱。2006年1月，一名74岁男性在日本下关车站因纵火被捕。就在犯案8天前，他刚出狱。他说，自己是因为难以忍受饥寒，为了重返监狱而放火。

老年人重复犯罪几乎都是因为生活困苦。出狱后，即使竭尽全力想洗心革面找工作，但由于有前科，很难谋得一份零工。

导致老年累犯增加的另一原因是老年人“孤独死”问题。由于老人孤独死后打扫房子非常麻烦，房东不愿意把房子租给单身老人。比起一个人孤独终老，在监狱里至少还有人说话，有人管饭。

日本人的民族特性是好面子，甚至死要面子，但比起生活困苦，面子就不那么值钱了。对于无家可归的老人来说，躲在监狱总胜过流落街头。



由于生活困难、无人照料，有些日本老人不惜故意犯罪以求入狱，监狱快成为“养老院”。（资料片）

不少日本老人积蓄微薄，缺乏充分的社保和医保，且独居寂寞。由于养老金不足，很多日本人超过退休年龄仍在工作。

对一些日本老人来说，监狱是比养老院门槛更低的选择。近年来，65岁以上的老年人罪犯比例逐年增加，多次犯罪的老年累犯比例更是升高，有些老年人不惜一犯再犯，只为过上“包吃、包住、包看病”的牢狱生活。高墙之内似乎成了一部分老年人不得已的最终归宿。



一名白发苍苍的老年囚犯

狱警变成了“护工”

根据日本2013年度《犯罪白皮书》，入狱者中“二进宫”以上的达到58.5%，连续9年增加，老年人的“二进宫”比例更高，达到73.4%。

东京都府中监狱是日本国内关押罪犯最多的监狱，2014年12月，老年罪犯达到400人，是10年前的两倍，大部分是由于扒窃等原因反复出入监狱。

福岛监狱分部是一座女子监狱，截至2015年4月，60岁以上的罪犯占到28%，反复盗窃的一名最高龄女性已经91岁，多次进出监狱。

随着老年人服刑时间长期化，罪犯老龄化加剧，一些监狱已经有了老人院的色彩。犯人自己做饭或者帮别人做饭，监狱警察则俨然成了“护工”。

监狱财务不堪重负

全世界的监狱都要花费大量警力严防罪犯逃走，日本监狱却为了让罪犯能够出狱而费尽心思。2014年度，为了完善监狱收容设施，日本政府的预算达到约2300亿日元（约合人民币

137.3亿元）。日本法务省指出，监狱为每一名服刑者每年耗费的成本约为320万日元（约合人民币19.1万元）。假如一名老年累犯因盗窃廉价商品入狱，最长可能被判刑5年。监狱为其在服刑期间的总花费将高达1600万日元（约合人民币95.5万元）。

由于老年罪犯急剧增加，监狱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。位于兵库县的神戸监狱为了预防老年罪犯摔倒，专门开设了柔软体操课。考虑到罪犯的老龄化以及当地严寒气候，北海道旭川监狱首次引入西式单间，有木桌木床，床尾有马桶，还有壁挂电视。在府中监狱，约90%的老年罪犯因某种疾病接受过治疗，不少老年罪犯还需要特殊护理。监狱为老年罪犯负担的医疗费持续增加。

此外，老年人狱外就医的情况也在增加。一名老年罪犯住院，通常需要3名监狱工作人员24小时不间断守护。如果老年罪犯在狱中去世，工作人员负责将遗体暂时安置在监狱太平间。无人认领的骨灰，监狱还要负责祭奠。

帮老人重返社会不容易

为了缓解“监狱养老”压

力，日本司法机构和社会福利部门探索出独特的合作模式，日本的监狱开始帮助即将出狱的老年人设计生活和养老方案。

日本厚生劳动省2009年推出了“地域生活定居支援项目”，旨在帮助老年人和残疾人出狱后享受到社会福利服务。同时在各都道府县还建立“地域生活定居支援中心”，帮助出狱的老年人重返社会。

截至目前，日本所有的都道府县都建立了生活支援中心，工作人员定期到狱中走访老年罪犯，帮他们寻找出狱后的居住地，为即将出狱者举行讲座等。

虽然日本政府和社会已着手解决老年人犯罪问题，不过要想彻底使这一现象得到改观并非易事。日本社会对于刑满释放者有很强的排斥心理，导致出狱者难以融入社会。另外，日本全国各地的“老人院”早已人满为患，给出狱老人寻找老人院安身更是难上加难。

日本老年人犯罪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贫富差距拉大以及人口老龄化。随着日本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，诸多类似的社会隐患值得人们深思。

综合新华社国际、青年参考